





趙文敏公松雪齋外集

海上後學曹培廉敬三校

四言詩

題李侯詩卷

翩翩者鶴  
美孝子也

翩翩者鶴爰飛爰止其下維何曰有孝子伊人之  
生無父何恃父罪當刑子代之死

翩翩者鶴載翔載翔其翔維何孝子之祥母目有  
青子舐使明亦既明止我心則降

翩翩者鶴載飛載下伊人之生孰無父母孝哉李  
侯爲人所難咏言嘉之使我慨歎

元本注八字在待上  
五首均接寫



帝命曰咨咨爾李侯錫爾寵祿惟德是饗壽嘏孔  
寧百福來求子孫其昌世濟厥休無父無母如李  
侃侃李侯國之舊臣維孝維忠萃于一門非忠無  
君非孝無親作此好頌以勗我人

序

御集百本經序奉勅撰

蓋聞滄海之大一勺可以知其味玄天之高土圭  
可以測其景所謂聞一而知十執簡以御繁殊途  
而同歸分殊而理一者也佛以一音演說妙法細

無不入大無不包廣博淵深莫知涯涘圓融權實  
未易概量散於大藏之中敏於無言之內皆所以  
敷揚至理究竟真空括萬法而靡遺歷曠劫而恒  
在施羣生之藥石作彼岸之津梁兼體用而並行  
故列敘於三藏憂性資之異等故分別於三乘非  
聖哲莫究其宗非英才莫燭厥義頓悟者以言語  
爲末泥象者起文字之塵徒使幽玄悉歸汙漫况  
於愚昧益墮渺茫非資上聖之照臨孰憫迷途而  
開導弘通無礙利益有情皇上法天聰明齊佛知  
見爰以萬機之暇深參內典之微乃取諸經共成



百卷釐為十帙歸於一乘隱奧兼明廣大悉備緝閱者不難於寓目誦讀者亦易於銘心可謂設網而提綱挈裘而知領以因因而證果果由本本以達原原警人欲之橫流契佛心之正覺所願在天列聖同證菩提皇太后益增福壽普及沙界咸獲勝因乃命臣僧明仁刊板流布仍俾微臣孟頫製序篇端臣聞命震兢深慙淺陋莫盡標題之意敢抒讚歎之誠謹梓御集百本經總目列之卷首云至大四年十月序

農桑圖序奉勅撰

延祐五年四月廿七日上御嘉禧殿集賢大學士臣邦寧大司徒臣源進呈農桑圖上披覽再三問作詩者何人對曰翰林承旨臣趙孟頫作圖者何人對曰諸色人匠提舉臣楊叔謙上嘉賞久之入賜文綺一段絹一段又命臣孟頫敘其端臣謹奉明詔臣聞詩書所紀皆自古帝王為治之法歷代傳之以為大訓故詩有七月之陳書有無逸之作七月之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穫稻又曰十月滌場皆農之事也其曰女執懿筐爰求柔桑蠶月條桑八月載



續載玄載黃皆婦工之事也無逸之書曰君子所  
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二者周公所以告  
成王蓋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也欽惟皇上以至  
仁之資躬無爲之治異寶珠玉錦繡之物不至於  
前維以賢士豐年爲上瑞嘗命作七月圖以賜東  
宮又屢降旨設勸農之官其於王業之艱難蓋已  
深知所本矣何待遠引詩書以裨聖明此圖實臣  
源建意令臣叔謙因大都風俗隨十有二月分農  
桑爲廿有四圖因其圖像作廿有四詩正豳風因  
時紀事之義又俾翰林承旨臣阿憐帖木兒用畏  
榮幸感恩之至

爲政善惡事類序

吾兒文字譯於左方以便御覽顧臣學術荒陋乃  
過蒙聖獎且拜綺帛之賜臣既序其事下情無任  
書不云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惡  
之應若水之流溼火之就燥乃天理之自然毫髮  
無爽者也人之生也性本皆善中人以上固不待  
勉而後爲善中人以下或移於氣習或徂於利欲  
迷焉而不知復學焉而不知警惡日積而不自知  
及乎天定禍不旋踵凡人皆爾而仕宦者尤不可



以不慎蓋士大夫受天子命位於州縣之上權足以威衆而事足以及物善固易宣而惡亦易播然爲善者安富尊榮澤流子孫爲不善者毒流衆庶身世殄絕可不懼哉此括蒼葉君爲政善惡報應事類之所以作也此書之行其亦有聞風而善者乎葉君名留字景良觀其用意可知其爲善人已  
延祐六年十一月序

送張元卿序

延祐三年夏五月松潘容壘威茂六州宣撫張元卿拜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將行來求余言余

觀元卿恂恂有儒者之風蓋嘗學於蕭先生之門則其於理道當深知之矣余復何言哉雖然侯之意篤忍而不言不誠也故遂言之國家之設守令本以爲民也廉訪司之設國家之不得已也使守令皆循良民安於田里無歎息愁怨之聲雖不設官以糾之可也然而守令或不肖不能宣上德意視民如仇而後廉訪司始不可無矣故曰廉訪司之設國家之不得已也南海去京師萬里民之沾

元本脫二字

聖化也難侯行矣數路之廣守令數十百人必有賢者侯舉之使爲善者益勸爲惡者益知所畏而



不敢爲常使之知。國家不得已而設廉訪司之意，則其自待也必厚，自待也厚，則必強爲善而重爲惡。若夫持之若束，褫冠裂裳，日以箠楚從事，則余懼非儒者之政也。元卿其擇焉。

宮記

今習五臺山文殊菩薩顯應記。然公之贊雖不始，聖上即位之二年，以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遺旨，將建寺於五臺山。春三月，詔中書右丞張公九思偕平章政事段公那懷往相其宜。公奉詔星馳越四月，既望至五臺，寓宿金界寺。寺僧五臺僧錄

以下本時行誤待待  
真畢寺法意淑等

出宋張商英所著清涼傳示公載當時所見圓光金橋聖燈菩薩獅子顯現之異甚詳。公意商英文士容有增飾未之信也。十七日訖事言還，閏四月廿二日再被旨至五臺，鳩工興事。祠后土龍王公時行初獻事，奠畢，寺東南有雲氣如塊羅綿狀，漸升至日邊，遂成五色。中有億萬菩薩升降出沒，至於旌幡幢蓋之屬，亦以億萬計，不可名狀。一時同行者若中殿所遣使若軍官若從者役徒，莫不具睹。廿三日中殿飯四千僧食，時東南方復見光景如獻奠之日。日既西，還自山中，方據鞍次，復見如



初行三十里餘光亦隨之其靈祥若此寺僧乞記於公以傳久遠公以命孟頫蓋聞諸佛菩薩以神通力放大光明自短見淺聞莫不以爲誕然古書所載亦往往而有不可盡以爲怪而非之昔昌黎開衡山之雲蘇子有海市之異彼山靈川祇猶能感動於二公况以公之忠誠銜天子命建佛塔廟菩薩神力能無感應乎此理之必然者也遂略記其概以爲山中故實云元貞元年六月十一日記

重修觀堂記

佛以慈悲哀愍一切盡未來世咸欲使之覺妙明

心不墮邪見凡有可以開羣迷者不遺餘力衆生因心有想因想有妄埽除妄想使得正觀佛所說經其法具在依佛所說而修習之非有嚴淨處所道將安寄故通都大邑往往皆有觀堂而吳興觀堂特爲宏敞池水竹樹莊嚴靚深蓋創建於宋嘉泰間經始之者講主行瓊輔成之者澧王師揆也宋之末年住持者非才葺治弗勤漸至頽廢甲戌乙亥之際兵事瀕洞奸民乘之剽竊摧剝棟宇傾圮風雨不蔽即見日星暨聖元統一區宇人獲奠居乃相與謀曰觀堂吾邦一大道場也今廢壞至



此非得有福德力量者主之其何以興起乎衆咸曰非雲巖饒公不可於是相與告之澧王之孫孟齊深以爲允遂具禮延請以至元十三年之春來主法席約已劬躬振飭補苴由是聲譽籍甚聞於總統所總統所賢其人給札以命之雲巖乃殫志悉力思所以宏其教者無所不至昔者常住之田僅四頃餘雲巖出衣鉢日益增廣齋鼓粥魚聲和響答乃以至元二十一年鳩材僱工因寶殿之舊而一新之堂宇丈室左右列祠三門廊廡瓴甍之破缺者完之椽桷之毀折者易之歷十年而後備

至於莊嚴像設金碧輝映光采奪目父老興歎謂逾厥初而翠柏紅蓮清涼香潔淨土境界種種現前然後修觀想之業者乃始得其所雲巖於佛事可謂勤矣余觀天地間物廢興雖有時然常係乎其人得人則興失人則廢蓋古今一致也向使觀堂不能致饒公則瓦礫茂草亦已久矣其能興建於積壞之餘哉余嘗嘉饒公之爲人而公以記請故遂次第其狀而記之雲巖名廣饒俗姓陳氏長興之蘆碕人也大德元年九月記

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記奉勅撰



延祐三年四月十有九日三藏法師般剌那室利  
言臣僧往年遊江南歷禪刹多矣獨天目山大覺  
正等寺爲高峰妙禪師道場地勢清高人力壯偉  
實杭州一大伽藍而高峰之道遠續諸祖座下僧  
常數十百人皆清齋禪定有古藜林之風高峰既  
寂其教至於今不少衰獨寺未有紀載之文臣僧  
請下文學之臣文之以刻諸石誠聖世一盛事也  
於是詔臣孟頫汝爲文以記之臣謹按天目山在  
杭州於潛縣爲浙右羣山之宗圖經云廣八百里  
高三萬餘尺界乎杭湖宣城之間窮巖幽壑雪古

雲深仙人神龍之所窟宅大覺正等禪寺居山之  
蓮花峰高峰禪師名原妙吳郡吳江人早得法於  
雪巖欽公臨濟十七世孫盡得瞿曇氏靈明真覺  
之要行業孤峻機用險絕影不出山者三十年道  
風日馳遠方學徒如西域南詔不遠數萬里雲臻  
水赴師悉拒不納至棲巖席草以依師至元辛卯  
故兩浙運使臣瞿霆發嚮師道望謁師于獅子巖  
之死關仰扣玄音心領神悟恍若宿契歎禪衲之  
至無所於容慨然有建寺之志廼割鉅莊先後凡  
二百頃有畸及買山田若干捐其歲入首創梵宇



命嗣法沙門祖雍。洎久叅上首弟子等。各盡才能。以董其役。當是時。山靈地媪。見聞驚異。大奮神功。搜竒材。揭巨石。不容有所藏。而獻之。閱五年。則廚庫大殿。輪奐參差。宛如天降。師之時至。囑祖雍攝住持。而告寂焉。衆心悲感。檀戶益張。走斧飛斤。鼓舞羣力。千楹萬礎。海湧雲騰。與夫雕鏤髹飾。陶冶丹雘。百爾咸臻。大德庚子。成宗皇帝首降玉音。作大護持。至大戊申。締構之功。充擴大備。高閣周建。長廊四起。飛樓湧殿。之雄麗。廣堂邃宇。之靚深像。設鼓鐘之偉奇。金繩寶鐸之嚴整。凡庖湏寮。舍床

知

乙亥元本所無

榻器用。所求皆足。是歲開堂。臣寔發大營齋。饌煙包雲。納遐邇。奔湊會者數萬。指坐立。圍繞禪影。山齊梵音。雷動人天。交贊得未曾有。臣聞覺樹垂陰。曇華現瑞。以甘蔗種。哀憫羣迷。乘積生大願輪。不起寂場。遍入塵刹。未搖舌本。大闡玄音。其聲光震耀。雖日麗霆轟。不可爲比。道場塔廟。曾不期建立。而二千餘年後。先出興。凡大林深藪。覩史夜摩。忽從地涌。惟罔知所自者。既疑且駭。異議紛然。殊不知大願輪中。真實種子。時緣既偶。如春發榮。萬卉千葩。不知其萌而萌矣。嘗攷竺墳。覺之爲義。有始



有本有頓有圓惟破有法王坐靈鷲山堅秉化權  
目之爲大覺已而飲光傳之曹溪唱之臨濟握金  
剛王劔以振之高峰得此而跡愈晦聲愈彰能大  
其家世臣霆發慕此而割膏腴樹禪宮曲盡施心  
了無難色信大覺之念如此以之壽國脈祝聖算  
隆佛運利含識不亦宜乎或謂翠竹黃花盡真如  
體白雲青嶂咸大覺場生佛未具已前不曾欠少  
豈待梯空架險破山壓石而爲之耶對曰道場之  
興覺其所以迷也迷之不反安知塵沙法界爲大  
覺場其或徇緣而趨勝逐境以滋塵既昧覺因轉

增迷倒佛化豈若是哉遂併書之以爲記

濟南福壽禪院記

余退食坐草亭有比丘尼謁余而言曰福聚所居  
福壽禪院者自五代以來古刹也歷宋至金而吾  
師兩公以佛法道行爲叢林表當時戚里貴人以  
禮延致者甚衆大朝龍興崇重佛法遣使者馬侍  
讀妙選天下僧尼而吾師實在選中復請住福壽  
院福聚因緣祖師之遺蔭濫主斯席不思所以傳  
久遠則古迹易泯師德不彰福聚心實懼焉願公  
作爲文章將刻諸堅石幸悲聚之志余問之曰若



所言者吾將安據福聚乃出袖中錦囊囊中出三紙書其一則聖朝選僧尼使者請其師雨公疏也其二則金駙馬都尉與其妻公主請兩公住積慶寺疏也其三則周顯德三年存留院額勅牒也余一再觀之皆真實不虛按周世宗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今勅文云齊州奏福壽禪院殿宇頗多尼衆不少乞存留者正其事也嗟乎自古王侯公卿功名富貴赫奕一時者不可勝數往往無幾何時皆已灰滅而不可紀而此院歷周而宋而金至於今日數百年間常住不毀

况濟南自宋度南以來數罹兵火故雖顯宦之家亦多不知其上世名諱與其姓氏所出而二三比丘尼乃能殷勤鄭重於膠膠擾擾之中收拾前代遺文以爲故事與五代史記相表裏豈不可嘉尚哉至若兩公之德行已載在兩疏中而余觀福聚之爲人亦有以知其師之賢何者余嘗至其院尼衆肅若行其廷草木沃若一升其殿堂香火馥若以是推之其師必不碌碌矣宜其見重當時傳法後世非偶然也院去南城幾步入南門西行幾里許由周以前院之所始不可知今爲屋凡若干楹



乙亥元本七  
日某の字據元本補  
下均同

之本七人字

垣牆之內凡若干畝佛殿僧堂齋舍庖廩悉具視  
五代時當小減而視他院尚完整也初雨公自金  
泰和間賜號通慧大師金遷於汴賜號慧嚴大師  
至大朝號圓明大師後改妙嚴大師俗姓郭氏禹  
城人也七歲出家嗣其法者名皆從福日某日某曰福祐曰  
福慶曰福聚今院主求文於余者也曰福寶曰福  
順曰福恩曰福成福之嗣名皆從善日某日某曰善欽善淵  
善義善因善照善靜善端善玉善秀善泉善廣善  
仙善玕善金善之嗣名皆從慧日某日某曰慧錦慧滿嗟乎  
若福聚者誠可嘉已天下之為人子孫不能使其

祖考之德傳於後者亦多矣而聚當盛暑中命工  
礮石不憚喘汗奔走求余文至十數惟恐其師之  
德不傳余雖懶且拙欲辭而固拒之則不近於人  
情故遂為記且俾刻此三紙書於背使其徒知其  
師傳授之意後之覽者庶有攷焉

碑銘

太元大普慶寺碑銘奉勅撰

惟上帝降大命於聖元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  
起自朔方肇基帝業兵威所至罔不臣服蓋以睿  
宗仁聖景襄皇帝為之子睿宗躬擐甲冑翦金河

此篇起元本均依一  
板凡字上加。者別  
頂板及也字一板者亦  
口形別



南雖不及撫有多方篤生聖嗣是爲世祖聖德神  
功文武皇帝聰明冠古無遠弗燭雄略蓋世而神  
武不殺命將出師不再舉而宋平九域分裂者餘  
二百年一旦一之遐陬荒裔咸受正朔幅員之大  
古所未有於是治曆明時建官立法任賢使能制  
禮作樂文物粲然可紀中統至元之間海內晏然  
家給人足而又妙悟佛乘欽崇梵教慈惠之德洽  
於人心肆世祖之享國三十有五年施及裕宗文  
惠明孝皇帝正位儲宮仁孝而敬慎問安視膳之  
暇順美幾諫天下陰受其賜多矣至元廿二年裕

宗陟方未幾順宗昭聖衍孝皇帝亦遽賓天三十  
一年世祖登遐當是時徽仁裕聖皇后不動聲色  
召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器易天下岌岌  
者爲泰山之安大德二年武宗撫軍於北今上日  
侍隆福怡言煦之摩手撫之擇師取友俾知先王  
禮樂刑政爲治國平天下之具恩莫大焉四年裕  
聖上仙皇上追思罔極因念在世祖時帝師八合  
思巴弘闡佛法故我得聞其義捨歸依三寶修崇  
冥福將何以盡吾心始建佛殿於大都既而之國  
覃懷屬成廟登遐內難將作上馳至京師先事而



發殄殲大慝封府庫奉符璽清宮以安太后遣使以迎武宗武宗既踐祚以上至德偉功不踰月而立上爲皇太子。上緬懷疇昔報本之意乃命大創佛宇因其地而擴之凡爲百畝者二鳩工度材萬役並作置崇祥監以董其事其南爲三門直其北爲正覺之殿奉三聖大像於其中殿北之西偏爲最勝之殿奉釋迦金像東偏爲智嚴之殿奉文殊普賢觀音三大士二殿之間對峙爲二浮圖浮圖北爲堂二屬之以廊自堂徂門廡以周之西廡之間爲總持之閣中寘寶塔經藏環焉東廡之間爲

圓通之閣奉大悲彌勒金剛手菩薩齋堂在右庖井在左最後又爲二閣西曰真如東曰妙祥門之南東西又爲二殿一以事護法之神一以事多聞天王合爲屋六百間盤礎之固陞祀之崇題案之騫藻繪之工若忉利兜率化出人間凡工匠之傭悉皆內帑一毫不役於民既成賜名曰大普慶寺給田地民匠碓磴房廊等以爲常住歲收其入供給所須上既即大位崇祥監臣請立石紀事勅臣孟頫等爲文垂示久遠臣聞佛教福田之中以三寶爲最勝福田皇上深叅祕典建寺造像書經飯



僧凡此勝因所以資裕聖暨祖宗在天之靈證無  
上覺今皇太后怡愉康強享無量福壽其餘澤所  
被至於海隅黎庶法界會靈咸獲安樂功德可數  
量哉臣等謹稽首再拜為之頌其詞曰  
皇元應運誕受萬方帝以聖承於前有光明明天  
子神明八葉德盛功豐富有大業維茲大業太祖  
張之世祖皇之天子康之於赫皇武皇武桓桓聖  
謨孔神神器斯安有粲之載有作其彬典章具舉  
煥乎堯文道冠百王仁覆羣生宏觀英圖日臻太  
平粵昔裕聖功在社稷我報之圖天乎罔極惟覺

聖字控行依一板

皇氏具大神力人天共依是資福德乃卜陰陽相  
地柔剛歲吉辰良大匠是將乃斲乃繩築構遄興  
務殫乃心毋費是繩役者謳歌相厥子來匪民是  
庸一須國材有岑其宇有踐其廡有楹維旅金鋪  
雕礎瞿瞿其瞻劇劇其廉秩秩其正於粲其嚴載  
瞻聖容瑞相儼然是信是崇獲福無邊獲福無邊  
聿歸裕聖嘉與慈闈或普其慶皇帝孝仁永命於  
天聖子神孫維千萬年

仰山棲隱寺滿禪師道行碑奉勅撰

師名行滿號萬山俗姓曾氏其先出東魯蓋曾子



之後遠祖仕江右遂爲吉州太和人父諱應龍字  
拱辰號翠庭先生繇科舉入仕母樂氏師生而穎  
異不爲兒嬉齟齬日記數千言學問之暇常默然  
宴坐有出塵之態先生曰此兒非吾家可有遂捨  
送雲亭蕩原彌陀院爲童行名福可時九域甫一  
師自念曰佛祖出世爲一大事因緣我等溺於塵  
勞何日撒撒去挈包笠北遊首登五臺至元庚辰至  
仰山有會心處遂留薙髮禮澤庵公爲師更今名  
受具於大同大普恩之圓戒會自是處叢林中策  
勤砥礪爲衆之念甚於爲己旦夕叅叩素庵連公

元本堂私

至忘飢渴之節寒暑之變素庵深器之一日激之  
以洞山寒暑因緣師應聲云寒則普天寒熱則普  
天熱刀斧劈不開我又如何說庵云畢竟如何師  
云紅爐一點雪庵云別別師云有什麼別處庵云  
若能恁麼會方始契如如師扼聲云錯掩耳而出  
庵付之以衣領曰從我十年談麈尾策勳一日占  
鰲頭如今分付無文印續焰聯芳萬古秋時至元  
庚寅歲也爾後復叅雲門臨濟皆能得其骨髓大  
德癸卯仰山之學者請師歸住舊隱師以青州大  
刹非小因緣力辭衆守之數日欲逃不可不得已



即初為寺師於  
後制授同治  
拉行依一

升堂說法演無量義自是聲聞大振四方求法者  
歸之如流水梵僧宣政使相迦失里功德使大司  
徒輦真吃刺思想慕為道友王公貴人皆稽首歸  
敬武宗皇帝在北邊時下令施鈔萬貫造文殊菩  
薩像既即位駕幸其寺施金百兩銀五百兩鈔六  
萬貫賜號佛慧鏡智普照大禪師勅尚方造織成  
金龍錦緣僧伽黎大衣窮極工巧經歲乃成召師  
至禁中出以賜焉今上在春宮嘗三幸其寺命有  
司作尊勝塔於東嶺及建明遠觀光二亭以備臨  
幸洎登極亟命工部尚書臣鄭伯顏領大匠修其

寺凡土木之故而敝者圖畫之久而漫者咸易而  
新之旁築崖石以方廣其基高者至百餘尺造普  
賢觀音像增建堂殿亭臺凡幾格供張什器之物  
靡所不備樹碑於門頌天子聖德既又賜蘇杭水  
田五千畝為常住業又固安州鵲臺福嚴寺自木  
庵公沒後為它人所有師奏得旨復歸仰山為下  
院云皇慶元年制授師銀青榮祿大夫司空師之  
大弟子曰覺用曰善興曰文祥曰海深曰思贇曰  
圓中曰福添曰廣壽各能弘揚宗旨主席名山其  
門資之盛具列碑陰素庵之徒曰正義正義之徒



曰圓岳傾心竭力謀立石以紀師行業且彰天子寵錫之渥臣伯顏以聞詔曰可乃命臣孟頫爲文書於石謹按棲隱寺始建於遼至師爲二十六代臣聞浮屠氏之道言其廣大則無所不容言其變通則無所不入以無生爲有生之本以不用爲大用之原至矣哉非言語之所究也皇元建國之大盡天地之所覆載倫別類分悉爲臣妾出於水土藏於山澤悉爲府庫數十年之間斯民不聞鞀鼓之聲以聖繼聖以明繼明使民不知日趨於爲善浮圖氏之道大矣夫道無盛衰所以盛衰存乎其

人自四海一家梵僧往往至中國而師出於江左能以其道鳴於京師以承天子之寵命真世所希有銘曰

峨峩仰山如青蓮華中有寶坊古佛之家天王衛門地神扶棟參差珠閣葳蕤金鳳鬱鬱青松羅蒼玉林清風過之振海潮音住此山中有大禪老宴處寂靜萬緣皆了天子時巡樂此境勝謂師之道與境爲稱乃施重寶增飾厥宇結構崢嶸鸞軒鳳翥師道既弘帝眷益隆位以司空實古三公師以佛心爲國回嚮徧河沙界功德無量天子謂臣時



汝能言勒碑此銘惟千萬年

五兄壙誌

代姪作

先君諱孟穎字景魯姓趙氏宋秀安僖王至先君六世矣宋南渡自大梁來居吳興遂爲吳興人曾祖諱師垂宋太師新興郡王謚恭襄妣莊氏衛國夫人祖諱希永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贈通議大夫妣鄭氏碩人考諱與豈宋正議大夫戶部侍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妣李氏碩人生母丘氏先君重厚寡言年十四以侍郎蔭補承務郎咸淳丁卯請國子監舉免銓庚午差知臨安府仁和縣臨平鎮

是歲以度宗祀明堂恩轉承奉郎甲戌以幼主即位覃恩轉承事郎臨平考滿授簽書高郵軍判官廳公事未上宋歸於元宦情素薄浮沉里閭不求仕進日以翰墨爲娛書九經一過細字謹楷人傳以爲玩喜與名僧遊書蓮花華嚴楞嚴圓覺金剛諸經皆數過明窗淨几焚香淪茗四時花草婆娑愛賞欣然自得大德乙丑五月瘍發於背竟不起嗚呼哀哉先君生於辛亥七月十七日卒於乙巳五月廿三日享年五十有五娶陸氏故吏部尚書陸公德輿之女先三十年卒子男五人由辰次由



宣從浮屠法祝髮爲比丘次由宿由宓由賓女三人其二已嫁其一爲比丘尼孫男二人鄱老順孫孫女三人皆幼曲辰等以是年八月甲申忍死奉柩合葬烏程縣蘇灣方屏山遵治命也口遠日薄未能乞銘於當世君子姑誌梗槩納諸幽孤哀子由辰等泣血謹書

魏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夫人諱道昇姓管氏字仲姬吳興人也其先管仲之子孫自齊避難於吳興人皆賢之故其地至今名栖賢考諱伸字直夫妣周氏管公性倜儻以任

嗣月朗下字加言志  
元本如行依一板

俠聞鄉閭夫人生而聰明過人公甚奇之必欲得佳壻余與公同里聞公又奇余以爲必貴故夫人歸於我至元廿四年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召孟頫赴闕自布衣擢奉訓大夫兵部郎中廿六年以公事至杭乃與夫人偕至京師既而除直集賢同知濟南路總管府成宗皇帝召入史院夫人亦俱余以病辭同歸吳興余提舉江淞儒學滿任遷泰州尹今上皇帝在春宮遣使召孟頫除翰林侍讀學士夫人亦同至闕下至大三年冬也明年上即位特授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夫人封吳興



郡夫人皇慶元年請假歸爲先人立碑夫人亦以  
管氏無丈夫子欲命繼又無其人乃即故居作管  
公樓孝思道院俾道士奉其考妣祭祀事見道院  
記次年使者薦至於是夫人復從余入朝廷祐四  
年余入翰林爲承旨加封魏國夫人五年冬舊所  
苦脚氣疾作上遣太醫絡繹診視六年增劇聞於  
上得旨還家四月廿五日發大都五月十日行至  
臨清以疾薨於舟中年五十八嗚呼哀哉余與子  
雍護柩還吳興是歲口月口日葬德清縣東衡山  
之原禮也子三人亮早卒雍奕女六人夫人天姿

開朗德言容功靡一不備翰墨辭章不學而能處  
家事內外整然歲時奉祖先祭祀非有疾必齊明  
盛服躬致其嚴夫族有失身於人者必贖出之遇  
人有不足必周給之無所吝至於待賓客應世事  
無不中禮合度心信佛法手書金剛經至數十卷  
以施名山名僧天子命夫人書千文勅玉工磨玉  
軸送祕書監裝池收藏因又命余書六體爲六卷  
雍亦書一卷且曰今後世知我朝有善書婦人且  
一家皆能書亦奇事也又嘗畫墨竹及設色竹圖  
以進亦蒙聖獎賜內府上尊酒嘗謁興聖宮皇太



后命坐賜食恩意優渥受知兩宮可謂榮矣夫人  
之亡內外族姻皆爲之慟嘗與余游者莫不流涕  
則夫人之德可知已銘曰  
夫人云亡夫喪賢婦子失慈恃家無內助嗚呼夫  
人古之烈女仁智賢明僕指莫數翰墨之工受知  
聖主通籍東朝得謁太母婦人之榮可謂至極碎  
璧寶珠行路嗟惜人倫之重况於夫婦天實爲之  
誰謂荼苦東衡之原夫人所擇規爲同穴百世無  
易樹以青松銘以貞石婉婉之德萬古是式  
疏

五臺山寺請謙講主講清涼疏

說方便法開方便門誘羣生於漸悟住清涼山講  
清涼疏演諸佛之真乘須得碩師庶開後覺恭惟  
性天開廓心月朗明萬論千經皆爲正受七處九  
會久已圓融徧恒河沙覆以廣長之舌作法界觀  
普宣微妙之音香風吹天雨之花甘露灑海雲之  
會請升猊座便發塵談寶光現五臺讚佛恩之難  
盡金輪鎮萬國祝聖壽之無疆

請兩公長老住聖安禪寺疏

聖安名刹鐘鼓振乎十方禪門正宗衣鉢傳乎六



祖必得人天之共仰乃為道俗之同歸伏惟枯木  
寒巖澄江孤月道心無礙非聲音色相之求諸性  
本空在文字語言之外雷音響處驚悟羣生甘露  
灑時潤沾庶品顧禪關之虛久徯杖錫之來臨敢  
望慈仁俯從眾願聞第一義覺佛日之增明惟億  
萬年祝皇圖之永固

惟下元本空

昔阿難為魔女所攝故世尊現化佛說經七處徵  
心究首楞嚴之妙義一音演法宣般怛羅之真言  
顯大神通有勝功德當幻住道場之新建宜真乘

於下元本空  
惟又通行頂格矣

法寶之莊嚴黃金研為泥書十萬言而豈易白米  
賤如土舍百千石以何難長者但發肯心貧道便  
成勝事百寶光聚燦爛發於毫端千葉蓮開芬香  
遍於沙界祝吾皇之聖壽增施主之福田

請謙講主茶榜

惟下元本空

雷震春山摘金芽於穀雨雲凝建椀聽石鼎之松  
風請陳鬪品之奇功用作齋餘之清供恭惟心如  
止水辯若懸河天雨寶花法潤普沾於眾渴地生  
靈草清香大啟於羣蒙性相本自圓融甘苦初無  
差別雪山牛乳分一滴之醍醐北苑龍團破大千



之夢幻舌頭知味鼻觀通神大衆和南請師點化  
題跋香大爐分奉來封册本自地靈世靈  
上木題東老事實後  
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呂仙翁此語  
似若猶有世俗相推獎之意然至於散盡黃金便  
覺蟬蛻汗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東老能爾豈非  
仙材世人愛惜錢物如護性命殊不知爲飛空下  
視者之所憐憫佛說遺教經亦云不知足者爲知  
足者之所憐憫故我說法亦復如是

紀夢嵇侍中

延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彰德朱長孺道邦人之  
意求書晉嵇侍中之廟六字余每敬其忠節不辭  
而書之運筆如飛若有神助是夜京口石民瞻館  
於書室中夢一丈夫晉人衣冠蓬首玄衣流血被  
面謂民瞻曰我嵇侍中也今日趙子昂爲余書廟  
額故來謝之民瞻既覺猶汗流亦異事也

趙文敏公松雪齋外集終

詩文



鼓文如心沐靈齋於樂於神大矣和南高節聖化  
題跋

題東老李書後

白酒釀來綠好客書金散盡多

醉後來携之月觀想覺醉

面臨月觀曰紫絲卦中

汝書室中第一大夫晉入

而書之戰筆噴瀉若

身來書音絲卦中之

張師云

趙文敏公松雪齋續集

海上後學曹培廉敬三輯

五言律詩

次袁學士上都詩韻

曉日夾雲樹春風吹雪山飛鷹立兔磧飲馬白狼

灣寶帶吳鉤迴金子漢節閑將軍萬里外不怕

毛斑

七言律詩

萬柳堂席上作

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連漪主人自有滄



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小言

陶南邨輟耕錄云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遊處也野雲廉公一日置酒招疎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杯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偏池亭水閣偏趁涼多海榴初綻采采感紅羅乳燕雛鷺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理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富貴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醕淺斟低歌且醅酌從教二輪來往如梭既而行酒趙公喜即席賦詩云云小聖樂乃小石調曲元遺山先生好問所製而名姬多歌之俗以為驟雨打新荷者是也

弁山佑聖宮次孟君復韻

意行騎馬到林間晴霧都沉遠近山瓊樹著花春自早翠禽雙語意相關一杯到手先成醉萬事無

心觸處閒猶欠抱琴來托宿靜中規寫水潺潺

杭州拱北樓

城上高樓接太霞令嚴鐘鼓靜無譁提封內向三千里比屋同封百萬家心在江湖存魏闕身隨牛斗泛仙槎舉頭便覺長安近時倚闌下望日華

送陳都事雲南銓選兼簡李廉訪

送君銓選使滇池部落諸夸自品題明月夢回夔子北長風吹度夜郎西山連塞雨驂騑滑花落蠻雲杜宇啼為問霜臺李學士白頭官滿尚羈棲

五言絕句



牧廢苑

一片中原地紛紛幾戰爭至今將不去留與後人

耕

題跋

跋王右軍帖

梁武評書至右軍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此帖是已諸家刻中皆未之有世間神物豈默有靳惜者不欲使濫傳耶將好事猶未至也有能磨片石刻以傳遠僕願供摹搨之役屬奔走南北此事殆廢不知何時果此緣也至元丁亥九月七日題

題東坡書醉翁亭記

北宋學士東坡蘇公之筆趙子固家藏舊物也今爲伯田馮先生所得余在京時嘗見此卷於高仁卿家前後有子固印識今悉亡之想爲俗工裁去詎謂神物而災亦見侵如是然而字畫未損猶幸甚耳或者議坡公書太肥而公却自云短長肥瘦各有度玉環飛燕誰敢憎又云余書如綿裹鐵余觀此帖瀟灑縱橫雖肥而無墨猪之狀外柔內剛真所謂綿裹鐵也夫有志於法書者心力已竭而不能進見古名書則長一倍余見此豈止一倍而



已不識伯田之所自得又幾何元貞二年四月一日持來求跋聊為草草志之去書者必已跋而  
購此題右軍思想帖真跡無墨迹之非也  
太德二年二月廿三日與霍公謹集鮮于伯幾池  
上郭右之出右軍思想帖真跡有龍跳天門虎臥  
鳳閣之勢觀者無不咨嗟歎賞神物之難遇也

定武蘭亭跋

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舊所  
刻者不待聚訟知為正本也至元己丑三月二衢  
舟中書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  
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為至寶然極難辨有纔損  
五字者又有五字未損者獨孤長老送余北行攜  
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  
都他日來歸與獨孤結一重翰墨緣也獨孤名淳

朋天台人

一本云時靜心吳義士聯舟與余北上出此卷  
相校即一刻也但五字損耳靜心名森嘉興人

至大三

年九月五日孟頫跋於舟中

蘭亭當宋未度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  
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  
贗始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



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毫不爽故朱晦翁  
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刻既  
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致佳本一本云五  
字雖損肥瘦  
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  
也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益  
難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  
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  
日蓋日數十舒卷所得為不少矣廿二日邳州北  
題

頃聞吳中北禪主僧名正吾號東屏有定武蘭亭

一本云是其師晦  
巖照法師所藏

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

孤之與東屏賢不肖何如也廿三日舟中題時過

安仁鎮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况蘭亭  
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  
益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  
志茲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廿六日早飯罷題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



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  
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爲師法齊梁間人結字  
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  
失也廿八日濟州南待闌題其用筆之意不爲不  
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

廿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  
都下來酌酒於驛亭人以紙素求書於景遠者甚  
衆而乞余書者全集殊不可當急登舟解纜乃得  
休是晚至濟州北三十里重展此卷因題自跋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

蘭亭者亦然黃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  
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月一日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輒不同蓋紙有厚薄粗  
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  
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  
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壽  
張書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  
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三日泊  
舟虎陂待放聞書



吾觀穠帖多矣未有若此卷之妙者

靜心云此卷乃得之李公曾伯蓋宋畫士王曉之所藏曉徐黃同時人觀其寶惜如此誠不易也廿四日題

余北行三十二日秋冬之間而多南風船窗晴暖時對蘭亭信可樂也獨孤本攜以自隨此卷以歸靜心其寶藏毋忽七日書

至大間僕借吳靜心先生北上得此蘭亭與獨孤長老所惠本並觀船窗中三十二日得意甚多屈指計之已復七年矣其子景良馳驛來京師復出

見示使人眷戀不能去手噫靜心仙去其子能寶藏如此爲之感歎延祐三年七月廿三日書於咸宜坊寓舍

臨蘭亭跋

月江學士藏定武蘭亭致佳親友多乞之月江靳固不予顧求臨本於不肖何耶皇慶元年人日過僕寓舍重以此爲言不敢固辭援筆書以爲贈

題王右軍快雪時晴帖真跡

東晉至今近千年書跡傳流至今者絕不可得快雪時晴帖王羲之書歷代寶藏者也刻本有之今



乃得見真跡臣不勝欣幸之至延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奉勅恭跋

臨右軍樂毅論帖跋

臨帖之法欲肆不得肆欲謹不得謹然與其肆也寧謹非善書者莫能知也廿年前爲季博臨樂毅殆過於謹今日昏手弱不能作矣漫題其末而歸其子善甫至治改元四月十一日題

題王大令保母碑

保母碑雖近出故是大令當時所刻較之蘭亭真所謂因應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

伯幾得一本繼之公餘丈得此本令諸人賦詩然後朋識中知有此文丁亥八月僕自燕來還亦得一本又有一詩僧許僕一本雖未得然已可擬世人若欲學書不可無此僕有此獨恨驅馳南北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因公餘出示令人重歎

題李思訓蓬山玉觀圖

畫山水用金碧始於李思訓穠豔中而出瀟灑清遠非大手筆不能也此幅爲蓬山玉觀豈托興於仙而布置故有此奇妙耶

題顧愷之秋嶂橫雲圖



古人繪理無不精美及觀長康筆而知諸家之有  
作為矣此秋嶂橫雲幽深微妙殆不似從人間來  
惟當局者知之

題曹弗興海戍圖

曹弗興吳人也蚤有令名畫出於顧陸之先為吳  
中一絕今所畫海戍圖筆法入神足開千百載繪  
事之綱領矣

題王摩詰松巖石室圖

王摩詰能詩更能畫詩入聖而畫入神自魏晉及  
唐幾三百年惟君獨振至是畫家蹊逕陶鎔洗刷

無復餘蘊矣

題鄭虔畫

鄭虔獻畫於至尊而復題詩於上可見忘其貴三  
絕之名由是而起乃知前代高人未可以繩墨束  
羈也此幅思致幽深景物奇雅閱之令人蕭然意  
遠

趙文敏公松雪齋續集







之弊條事政府屢犯權臣之威佐郡治則平反役  
卒之冤興學校則獎勵勤苦之士茲非公政事之  
可法者歟發為詞章雄深高古柄文衡掌帝制有  
古作者之風茲非公文章之可宗者歟官登一品  
名高四海而處之恬然若寒素未嘗有矜已驕人  
之色茲非公德行之可尊者歟而又善書絕倫篆  
隸行楷各臻其極縫掖之士皆祖而習之海外之  
國知公名得其書視襲珍藏如獲重寶鑒品古器  
玩物法書名畫一經目輒能識其年代之久近製  
作之工拙此又公學問文章之緒餘也宜乎弼亮

丑朝寵數優渥而非他詞臣之可比嗚呼非世皇  
有公平廣大之度則無以網羅勝國之賢非公有  
博雅淵源之學則不能藻飾太平之美君聖臣良  
可謂無媿於前古者矣謹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  
好古不怠曰敏謚曰文敏克稱其情

封贈宣命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  
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可贈榮祿大夫江浙等處  
行中書省事平章政事追封魏國公謚文敏宜令  
準此

封贈低三枚  
宣命低一枚



至順三年三月 日

至順三年三月 日  
中書省平章知事與提舉國公諸文煥宣命  
侍讀兼國史鼓孟頫何願魯大夫以禮部  
上奉命皇帝與旨翰林學士承旨梁燾大夫以  
侍讀宣命  
朕古不遠曰維詩曰文煥其辭  
朕古不遠曰維詩曰文煥其辭

宣板の形

一行依の板下同

二行依の板下同

大元頂板下同

姓字一行右起依四板

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  
史趙公行狀

曾祖考師垂故宋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充萬壽觀使累贈太師追封新興郡王謚  
恭襄大元贈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  
追封吳興郡公妣衛國夫人莊氏追封吳興  
郡夫人

祖考希永故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致仕累贈  
通議大夫大元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  
上護軍追封吳興郡公妣碩人鄭氏追封吳



興郡夫人

考與嘗故宋正議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歸安縣開國子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大元累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魏國公妣碩人李氏生母丘氏並追封魏國夫人

公諱孟頫字子昂姓趙氏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實生孝宗始賜第居湖州故公為湖州人祖考太常府君早卒無子祖妣夫人鄭氏選同宗子為之後魏公本出蘭溪房時

侍兄殿撰與鷹倅湖州夫人一見愛其凝重曰是真吾子况昭穆又相當乎遂以止間內降許之公魏公第七子也魏公薨公始十一歲生母丘夫人董公使為學曰汝幼孤不能自強於學問終無以覲成人吾世則亦已矣語已淚下沾襟公由是刻厲晝夜不休性通敏書一日輒成誦未冠試中國子監注真州司戶叅軍皇元混一後閒居里中丘夫人語公曰聖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讀書何以異於常人公益自力於學時從老儒敖繼公質問疑義經明行修聲聞湧溢達於朝



廷吏部尚書夾谷公竒之舉翰林國史院編修官  
辭至元丙戌十一月行臺治書侍御史程公鉅夫  
奉詔搜訪江南遺佚得廿餘人公居首選又獨引  
公入見公神采秀異珠明玉潤照耀殿庭世祖皇  
帝一見稱之以爲神仙中人使坐於右丞葉公李  
之上耶律中丞言趙某乃故宋宗室子不宜荐之  
使近左右程公奏曰立賢無方陛下盛德今耶律  
乃以此劾臣將陷臣於不測上曰彼豎子何知顧  
遣使侍臣傳旨立遂使出臺毋過今日立尚書省  
命公草詔書揮筆立成上問知其大旨喜曰卿得

之矣皆朕心所欲言者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公  
適侍立左右上命公往共議衆欲以至元鈔二百  
貫贓滿處死公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  
今廿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雖改中統爲至  
元歷廿年後則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  
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二物乃民生所須謂之二  
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  
有時終不大相遠以絹計贓最爲適中况鈔乃宋  
人所造施於邊徼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  
又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或者以公爲宋



宗室少年初自南方來詆余法不便意頗不平刑部郎中楊某作色而起讓公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之計賊公以爲非是豈欲沮至元鈔耶昔金人定法亦與大儒共議豈遽無如公者公曰法者人之命議有重輕則不得其死某奉詔預議心有所不可不敢不言中統鈔虛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哉君言不揆於理徒欲以勢相陵何也楊有愧色既出謝某之失在於不學公之言是也上命時宰位置公初擬尚書吏部侍郎叅議高明持不可丁亥六月授奉訓太

夫兵部郎中公總天下驛置使客飲食之費一歲之中不過中統鈔二千錠此數乃至元十三年所定計今物直高下與是時相去幾十餘倍使者徵發有司請事及外國貢獻非時往來亦日以加多吏無以給之強取於民僻縣小市買術殆絕旦暮喧爭不勝其擾請於中書增至二萬錠至元鈔法滯澀不行遣尚書劉公宣與公乘傳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左右司及諸路官則徑答之公深以爲衣冠之辱力辭桑哥以威逼公不得已受命雖遍歷諸郡未嘗答一人還朝桑哥大以譴公



然士大夫莫不誦公之厚德。王虎臣言平江路總管趙全所為不法，詔遣虎臣按問。葉右丞執奏以爲不可，不聽。公進曰：趙全在乎江，爲政貪暴固當治。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爲奸利，全數與之爭，結怨至深。虎臣罪幸在赦前，若遣之即訊，必假公法以報私讎，甘心於全所問，縱實人將疑其不然。上悟，乃遣他使。桑哥爲丞相，鐘初鳴，即坐尚書聽事。六曹官後至者，答公偶後至，斷事官引公受筮。公突入都堂，訴之。葉右丞大怒，責桑哥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之以廉恥，教之以

元本脫古字衍故字

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慚慰，遣公使出，自是所答者唯曹史以下。上聞公貧，賜中統鈔五十錠。庚寅五月，拜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砂，水涌出，死傷者數萬人。上深憂之，時駕至龍虎臺，遣平章阿剌渾撒里公馳還京師，召問集賢翰林兩院官致災之由。戒毋令桑哥知，諸公畏桑哥，終不敢言。及時事徒泛引經傳，以爲天道幽遠，五行災異之言多出於附會，唯慎修人事以應之而已。先是桑哥建議，遣忻都、王濟等理算天下錢糧，已徵數百萬，未徵猶數千



萬州縣別置牢獄逮捕人晝夜鞭笞械繫者相屬於道大家巨室無慮悉破壞甚至逼人妻女為娼風俗為之大變一時諸使所至徵取尤甚富人逃入山林發兵捕之率衆拒捕則又疑其竊發兩河之間羣盜數萬人名為理算其實皆無名橫斂強集之於民勢燄熏灼無敢沮其事者公素與阿刺渾撒里公善密告之曰今理算錢糧民不聊生地震之變實由於此宜引唐太宗故事大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彌阿刺渾撒里公奏如公言上悅從之詔具桑哥會兩院諸公於都堂舉目園

視諸公辟易屏息不敢出氣公前讀詔書阿刺渾撒里公為譯者讀至除免逋欠桑哥怒搖手以為不可且謂必非上意公曰凡錢糧未徵者皆無用虛數其人死亡已盡何所於取非及是時因詔書除免他日言事者倘謂尚書省界失陷錢糧數千萬丞相何以自解詎不為已深累取桑哥悟乃曰吾初不知其意如此詔下之日萬姓大悅有蘇息之望焉上問留尚書葉右丞二人優劣何如公對曰夢炎向與臣父同在宋朝是時臣甫數歲其或忠或佞臣所不能知今幸得與夢炎同事天朝夢



炎爲人性重厚篤於自信思慮甚遠善斷國事有大臣之器李所讀之書即臣所讀之書李所知所能臣亦無不知無不能上曰卿意豈以夢炎賢於李哉夢炎在宋狀元及第位至丞相賈似道懷讓悞國罔止不道夢炎徒依阿取容曾無一言以悟主聽李布衣之士乃能伏闕門上書請斬似道是李賢於夢炎明矣李論事厲聲色盛氣凌人若好已勝者剛直太過故人多怨焉卿以夢炎父執友故不敢斥言其非今朕既得卿之情可爲朕賦詩以譏刺夢炎公賦詩曰狀元曾受宋家恩國困臣

強不盡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上善卒章之意歎賞不已公出見徹理奉御在帳殿側告之曰上論賈似道誤國之罪責留夢炎不能言之桑哥設國之罪甚於似道我輩不能言他日何以免責第我疎遠之臣言必不聽觀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去殘賊此仁人之事也公必勉之徹理公曰今災變屢見民多流亡盜賊徧海內皆桑哥聚斂之所致此吾所爲日夜切齒腐心者公幸教我以有機可乘殆天爲之遂徑至



上前極數桑哥之惡百倍似道不亟誅之必亂天下上大怒命衛士批其頰口鼻流血委頓於地少頃復呼而問之其對如初已而大臣亦有繼進而言者上大悟遂按誅桑哥他日徹理公與公論及此事歎曰使我有萬世名公之力也尚書省罷大臣多以罪去中書叅政賀伯顏奏臣不通文字大事不敢專決今案牘盈積四方奏請或利害所繫不以時報臣愚常恐得罪不久願陛下早擇輔相以幸天下上周視左右乃屬目於公曰卿宜亟至中書叅決庶政以分朕憂公辭上慰勉再三公終

辭不拜上問翰林學士閻復集賢學士宋渤二人如何公對曰皆非相才也是日京師傳公已入中書莫歸賀客塞門公謝遣之乃稍稍引去有旨許公出入宮門無間每見公語必從容久之或至夜分乃罷上謂公聰明絕人剛正有守敢為直言數有意大用公自惟若進處要地必為人所忌故輒遜辭然侍上言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及上嘗問公曰卿趙太祖孫取太宗孫取公對曰臣趙太祖十一世孫上曰趙太祖真英主其行事卿知之乎公對曰臣蚤失所怙長老不以語臣臣不能知上曰



趙太祖行事多可法者朕皆知之暇日當以諭卿  
又嘗謂公曰朕年老聰明有所不逮大臣奏事卿  
必與俱入或行事過差或意涉欺罔卿悉爲朕言  
之朕方假卿自助卿必盡辦公謝不對自是稀入  
宮中力請補外壬辰正月進朝列大夫同知濟南  
路總管府事兼管本路諸軍奧魯總管關官公獨  
署府事隨事決遣輕則諭解訟者稀少府事清簡  
或經月無繫囚有元掇兒者役於鹽官不堪作苦  
竊逃之旁郡其父疑共役者殺之荒澤之間得遺  
靴馬刀斧之餘唯存肩背之偏以爲子屍逮治同

役者不勝箠楚自誣服公疑其冤留之踰月掇兒  
果歸府中稱爲神明公之爲政每以興學校爲先  
務城東有田八頃皆膏腴地兩家爭之數十年不  
決責其券則曰亡之於兵問公曰大兵後執券以  
相治猶恐不得直况無券乎遂以爲贍學田由是  
餼廩充羨生徒來集夜出巡邏聞讀書聲輒削其  
柱以記之翼日使人饋酒以勞其勤能爲辭章者  
必加褒美與之聲譽或授以法度使慕高古至今  
三十年後又之士遂爲天下冠早禱龍洞山有雲  
如車蓋隨馬而行頃之大雨驟至逾月復旱東門



外有龍潭潭上有廟公爲文以責之是夜雷雨大作槁苗復蘇白直數人共盜米其徒自首公曰若寘之於法將終身以累廢乃盡舍之比解官數人者送至京師號哭不能去強盜刺面必自臨視戒吏細書曰此豈欲爲盜者或迫於飢寒或爲人誑誤是以此其人感泣曰公仁人也轉相告語盜爲衰息成宗皇帝以修世祖皇帝實錄召至京師未幾歸里大德丁酉除太原路汾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未上召金書藏經許舉能書者自隨書畢所舉廿餘人皆受賜得官執政將留

公入翰苑公力請歸己亥八月改集賢直學士行浙江等處儒學提舉秩滿至大己酉七月陞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尹兼勸農事未上仁宗皇帝在東宮收用文武才士素知公賢遣使者召庚戌十月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及即位辛亥五月陞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用從二品例推恩二代祖考贈嘉議大夫太常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吳興郡侯祖妣吳興郡夫人考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吳興郡公妣及生母皆吳興郡夫人嘗謁告上冢歸及半歲復召皇慶癸



丑六月改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十一月轉集賢侍讀學士正奉大夫延祐甲寅十二月陞集賢學士資德大夫丙辰七月進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用一品例推恩三代曾祖考贈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吳興郡公曾祖妣吳興郡夫人祖考加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加封吳興郡公祖妣吳興郡夫人考加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加封魏國公妣及生母皆贈魏國夫人妻管氏累贈魏國夫人仁宗聖眷甚隆字而不名嘗詔侍臣

曰文學之士世所難得如唐李太白宋蘇子瞻姓名彰彰然常在人口目今朕有趙子昂與古人何異有所撰述輒傳密旨獨使公爲之間與左右論公人所不及者數事帝王苗裔一也狀貌跌麗二也博學多聞知三也操履純正四也文詞高古五也書畫絕倫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詣玄微七也有不悅公者間言公乃趙太祖子孫上初若不聞其人游辭不已上作色以視之曰汝言趙子昂乃趙太祖子孫豈家世不汝若耶其人惶懼趨出又有上書稱國史所載多兵謀戰策不宜使公與聞



上大怒曰趙子昂世祖皇帝所簡拔以爲帷幄之臣朕憫其年老特優以禮貌置之於館閣之間使之討論古義典司述作傳之後世亦足以增重國家此屬嗷嗷者何也非加罪一二無以戒來者於是謗者始息上賜中統鈔五百錠謂侍臣曰中書嘗稱國用不足此必持而不與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公嘗累月不至宮中上以問左右對曰子昂年老畏寒不出遠勅御府賜貂鼠翻披他學士撰郊天祝文有曰雖亥章復生不足以步有元之幅員所及謹以太祖聖武皇帝正東向之位公曰子

以其富誇之於父可乎公不爲禮乎大裕之制太祖東向居中子孫在左南向故稱昭在右者北向故稱穆若南郊之位上帝南面太祖皇帝自宜西向故事祝文第稱配天作主公不用何也其人謝服悉從公所改定皇太后有旨議改隆福宮名它學士擬光被公擬光天它學士曰光天二字出陳後主詩不祥公曰帝光天之下出虞書何名不祥於是各書所擬以進卒用光天初程公鉅夫薦公起家爲郎其後程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公遂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座主門生相繼爲翰



長真衣冠盛事也。延祐己未五月，謁告欲歸。上初以爲難，既又重違其意，從之。既歸，遣使賜衣段。其冬，使者趣召還朝，公以疾不能行。今上皇帝即位，至治辛酉春，遣使傳旨，俾書孝經，尋移文乞致仕。未報，壬戌春，遣使存問，賜上尊酒，衣二稱。其年六月辛巳，薨於里第。之正寢，是日猶觀書作字談笑如常。時至暮，儵然而逝。年六十有九。魏國夫人先四年薨，子男三人：長亮，早卒；次雍，次奕。九月丙午，雍等奉公柩與魏國合葬於德清縣千秋鄉東衡山原，從治命也。公治尚書，嘗爲之注，多所發明。律

呂之學，尤精深，得古人不傳之妙。著琴原樂原各一篇，性善書，專以古人爲法。篆則法石鼓，詛楚隸則法梁鵠鍾繇，行草則法逸少，獻之不雜於近體。他人畫山水竹石人馬花鳥，優於此或劣於彼，公悉造其微，窮其天趣。至得意處，不減古人事，有難明情有難見，能於手書數行之內，盡其曲折。尤善鑒定古器物法書名畫，年祀之久，近誰某之所作，與其真僞，皆望而知之，不待諦玩也。詩賦文辭，清邃高古，殆非食煙火人語。讀之使人飄飄然若出塵世外，或得其書，不翅拱璧尺牘，亦藏去爲榮。手



書釋道書散之名山甚衆天竺國在西徼數萬里外其高僧亦知公爲中國賢者且寶其書然公之才名頗爲書畫所掩人知其書畫而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經濟之學也素鄙塵事家務一委之夫人毫髮不以干慮專意詩書夫人同里人也諱道昇字仲姬有才略聰明過人亦能書爲詞章作墨竹筆意清絕仁宗嘗取其書合公及子雍書善裝爲卷軸識之御寶藏之祕書監曰使後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婦父子皆善書亦奇事也公性持重未嘗妄言笑與人交不立崖岸明白坦夸

始終如一有過輒面加質責雖氣色沮喪不少衰止然直而不訐故罕有怨者被遇五朝官登一品名滿天下而未始有自矜之色待故交無異布衣時扁燕處曰松雪齋自號松雪道人所著詞章曰松雪齋文集婚嫁既畢方將優游齋中膺滌瀆之養以逸其老而沆不遂此志嗚呼痛哉載受業於公之門幾廿年嘗次第公語爲松雪齋談錄二卷復采其平生行事以爲行狀諗當世立言君子且移國史院請立傳移太常請謚謹狀

至治二年八月 日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



事楊載狀

趙文敏公行狀

古

元本波半反八行行  
十のり字

右內翰文敏趙公文集若干卷。乃其子仲穆所編類者也。僕年十四五時。已知世有松雪翁。而未遂一拜床下。至治初元。會試京師。則公已歸湖。明年而公捐館。又十五年。僕來官是州。而墓木已拱矣。平生願見。卒不可得。僅及識公二子。因從假是集觀之。若制誥。若碑誌。記序銘贊。若詩若樂府。與它雜著。皆讀之一再。過益信公為世所稱慕者。名非虛也。然猶惜今人。徒稱公書法妙絕當世。而未知公問學之博。識趣之深。詞章之盛。乃以其游藝之末。蓋其所長。是固不得為知公也。抑僕又嘗見公



所著書古今文集注皆其盛年手所自寫此又集  
外之文人尤未知之耳公聲名動當時故雖海外  
遐邦得公一言一字靡不貴重况得全集而觀之  
乎又况得親炙之者乎僕既以是集歸之而仲穆  
復俾序其首僕謝不敢而穆屢言之因念僕自幼  
早聞公名及長而每以不識公為恨今雖竊祿公  
之鄉而九原不可作欲執鞭而何從使得託名集  
中豈非至幸顧戴帥初與公同時而相知者既已  
序於前矣僕何敢復僭而亦何敢評公之文既亟  
讓不獲則書其集後以致平生嚮慕之私爾已仲

穆其子雍字也至元後已卯春三月朔長沙何貞  
立謹書

何貞  
貞字





卷一